

重 錄 然 教 官 侍 郎 高 興

學 士 巨 寶 景 澤

分 伏 官 炳 修 日 陶 大 疏

舊 寧 儒 士 巨 劉 大 厚

周 興 監 主 巨 蒙 仙 德

戶 檢 清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四

九真

陳

陳了翁年譜載台州謝表 九月二十一日都省劄子奉 聖旨陳雅自撰尋竟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証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持勒停送台州竊管今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及大小急遞即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不陸並行不敢住滯今於十一月初十日已時到台州城內看言念賦之志一書可通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羣辭而上達遭一覽以為榮竄路難遂陳情已畢十附伏念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為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証之不可志在尋竟宜行用之敢忘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險路特建刑章若非待庀於九重要得延齡於再遠由淮入潮自通至台愁濤雖隔阻於重江毒瘴素殊於五嶺尚留項踵獨賴君親益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意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闕此顯

擠欲其存在。以身懷怨。變壞之命。至微徇國。捐生天馬之心。未替夢肥丹
 闕。日想清光。重千摧髮之誅。使鬱鬱金之望。自今夏以來。彈奏蔡京罪
 惡。更涉寒暑。彈疏累上。伏蒙 陛下洞察其情。以章付外。而三省大臣。或
 陰私交結。或私懷畏避。並不疾速追呈。取 旨。謫降國之典刑。幾廢不用。
 公議安在。伏望 聖慈。特賜詔問。三省願望。僭逆之意。仍乞以臣前後所
 奏。并臺諫官彈劾事理。速賜施行。以慰士論。候 初旨。東向徐先生跋
 文。忠肅了翁陳先王官諫議。日累疏斥京卡姦邪。遂為羣小所深仇。迄
 以所著尊堯集。語言詆誣。而下石之乃出。貶天台。於是小人肆行無忌。彈
 論成廢。狀之禍。吁。尚忍言之。今讀公諫垣手藁。及到台謝表。忠義之氣。漂
 然可與日月爭光。於萬世公之曰。雖不得行於一世。然天姪人紀。隱然賴
 之。而存於我宋中興之運者。其機在此。忠臣義士讀之。當自見也。咸淳五
 年歲在己巳。六月十有七日。後學上饒徐直諫端拜歌書于三山憲治。櫺
 絲堂 潛庵胡先生跋文。了翁先生嘗跋六一居士帖云。使二十年前
 見此書。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不起。東坡曰。美哉。堊中之言也。今觀此帖
 使三四十十年前。人皆知愛敬了翁。如合浦亭侯。則豈復有靖康城下之盟
 哉。至今了翁名節。爛然於徒青之上。于姪登臺省。或為監司郡守。皆有能

名諸孫亦疊疊通人而合浦之子亦布列仕路聲稱藉甚當時謀陷了翁者無聞焉乃知身賢明也賢者亦有後天道豈可誣也 荆齊劉先主破文 忠肅陳公尊堯某與介甫日錄字字對疊使天下後世知神考之聖明介甫之誣謗較然如白黑之不可以質亂上以行存天之憤下以視無君之戒倚歟偉哉方京十得志諸賢被禍非公有貢日月裂金石之忠義有劬山蕝倒河海之力量有蹈白刃甘鼎鑊之氣節奮此筆誅此姦則邪說肆行天下得王氏之信而 神考畏天法祖愛民之本心亦將闡然莫能蔽白則是書也立可與尊王一經並行於千萬世矣嗚呼介甫讀書人非若世之鄙夫患失者顧以險狠自用剛復好勝所為一不遂則忿憤所發天地易位所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小人之無忌憚者亦不敢出諸口介甫獨昌言之而不作食餌之詐仁祖薄之則銜志不忘而紛更之論起新法之害神考廢之則怨懟不平而誣謗之史作二事皆無君之大者無君之罪浮於誤國尊堯之書出而是非始定天土斯人豈偶然哉震孫蒙恩使閩行部過延平嘗有詩云川媚山輝寶氣鍾尊堯而後哉儒宗往來但指龍津說不道人中自有龍蓋以識其景慕之意一日公之孫宣子袖此卷相示歛容蕭讀土氣凜凜如見公手題臣

某謹封時不意垂老有此奇事乃祖記其梗概於後為子孫者其實藏之
咸淳二年七月己亥後學渤海劉宗孫謹書龜山楊先生卷了翁書
論易始女壯因及陽成事曰陽成於裴延齡未壯時不能力技及欲以毀
白麻哭殿庭某謂白麻王言也不可毀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使時君執而
戮之不為無名以其處於昏上亂相之間則死也幸而已了齋先生年
譜後序年譜自晉唐來有詩大傳世者皆有之如淵明自書甲子書義
熙即其意若昌黎浣花詩大間自有紀年以弟後人推筆而編之乾淳諸老
尤詳備閩中與先主同時如龜山楊公譜亦先成而了齋先生忠烈如許
彤史美管固已悉載本末矣唯年譜最後自嘉祐丁酉迄今二百數十年
始卒業於廼孫宣子之手審識難矣太史公未畢之願盡留還遷竟就其
志觀於今譜是或一道也譜之成乃孫斗六十一歲七十五又五尤以先公
遺文恐負付託今年成書明年成廬又明年成壘碑又明年成祠宇不惟
先生年經月緯有攷而廼孫日曆亦不虛費矣主晚復得親成書某年而
青溪某年而尋克某年而彈章某年而擊蔡某年而遭石城之厄於是余
平生無憾矣史公稱孔子布衣傳于數世使其見於今孔子何止幾數十
世吾於其孫五世而見如君子之進退時之治亂可攷焉姚宋相則開元

楊李周而天寶每上下千數百年爲之可慨者多矣。觀陳忠肅公平謹得
以致其進退重爲當時流涕也。宣統紀歲月以見乎主喪祭而已。天下有
非常之變造物必主非常之人以擬之。其人之得志則變消於無形。而天
下受其福而不知其人。設不得志非常之變莫不撲滅。不惟禍天下且貽
後世患未已也。何則造物逆知有紹聖元符之小人必釀成靖康不忍言
之禍故主公於嘉祐之四月至元豐三年公生已二十三年即以甲科第
三人顯矣造物正有諒於公也。以公未壯之年際功名之善述然則公於
朝廷爲忠臣松礪於陳氏可以爲孝子家麓後學廣信未也子功父謹書
于譜後大德甲辰十月既望客七峯冷廨先祖忠肅公丁翁先生年譜序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古人記事之法也。由唐以
來文人才士倣而效之每於先賢文集之首以紀其人平昔所行所爲之
事因其歲月而錄之名曰年譜蓋欲專其人而景其行其來尚矣。至宋而
後前賢往哲亦皆有之吾祖忠肅丁翁所著之文其行於世者不一有合
浦尋堯集易說及丁翁文初則有龜山南軒晦庵諸先生跋之於其前近
則有初心朔齋東岡諸名公跋之於其後無非表我公忠謹之忱而述其
景慕之意況我公自少年登第入仕以來忠於愛君忘身殉國獨立於群

小之中。一齊衆楚當時在朝。巨姦不獨京卡如傳。如布。如何執中。蹇序辰如鄧洵仁。鄧洵武。薛昂林。自安博。蔡疑。石城之徒。植朋結黨。專一擠排。傾陷。摧折困辱。而欲寘公於死地。我公一片忠肝義膽。不畏強禦。不避誅殛。惟以愛君憂國之心爲心。雖然不愛封章抗疏。至數萬言。連編累牘。幾成半牒。言辭直捷。無所回諱。且深爲權姦所嫉。群邪所忌。今年貶海陵。明年寶嶺。表竊通州。置天台。移南康。徙山陽。轉徙流移。歲無寧日。我公安之而不爲之撓。曲荷聖君存愛。不殺言者。保而全之。不抵于死。亦萬死一生之幸。今文某之外。比諸前賢。獨無年譜。非缺典軼耳。孫宣子自大元兵革蹂躪之後。收拾殘編。斷簡。於煨燼之餘。又得靜得樊君。歸由富沙。而獲尊堯諸集。遂成其譜。云。嗣孫某拜書。重刊尊堯集序。尊君大義也。書曰。兩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廟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王氏日錄。何其與此。博子寧尊其父。胥卡尊其婦翁。臣王安石之不尊君何也。四明尊堯集。乃陳了翁忠憤至今。猶有土氣。視合浦集異矣。翁九世孫重看。是某鳴呼夫子南面之靈。春秋尊王之意。豈君拜於其前。而容其舊臣。主乎其土。豈其旁讀重刊集。又喜孫能尊其祖。故不避其僭。而書乎其端。後至元之。又七年。夏。奉政大夫。隨州知州。無管內勸農事。三山林興祖。

科手敬書 題了翁先生論賈誼治要策 了翁遺墨今存者三百三十
餘字論賈誼治要策自許舜禹而待人何薄嗚呼人若不自知知人亦未
易誼之自許必其自知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誼
之自知庶幾孟子之自信徐師川嘗云吾於魯直為舅氏然不免有所竊
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范忠宣公多言人材或問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
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也將定夫論人亦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所知
者了翁其人也劉器之嘗因公病題以醫藥自靖天下將有賴於公徐家
將劉皆當時賢士知人之名待人之不薄翁豈不自知而未嘗自許其論
誼也宜哉三山林興祖敬書 賈主誠有材者也前後進言上書勸文帝
興禮樂定制度易風俗謂可大息流涕痛哭縷縷開陳欲竭心腹以結主
知卒見謫於長沙死於梁使天下後世爭惜其無成也何故惟了翁先生
論其自處不在舜禹之下而待人也何薄今觀對上所言曰何不令如臣
者然計之則曰何不誠臣臣為屬國又曰何不令臣等就數之於前甚至
貌現在廷之臣曰猶謂國有人乎安得絳灌等不共毀之曰洛陽年少專
欲擅權紛亂談事蓋有不能惜也舜禹無辜憂懷契則無以事堯孔子非
黨三桓者亦惟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天下正不易治豈止獨一

君下獨一誼哉求於誼者亦不再見誼自謂通曉治體而昧於時則未通達也。以泗上一亭長為天下主。至大帝時立國方二十餘年秦風未變漢澤未洽諸呂矯誅諸劉復與誼方謀奪室內之戈請賊邊上之虜此時可以驟興禮樂。臺定制度。傾易風俗。則大帝尤聖於文王。梓灌猶賢於周公。矣有付之士患在自作聰明。自作聰明者必多事。必多事者必多忤。忤少成無少平。使得其壽。行其術。未必不如晁錯也。王荊公亦好作聰明者也。晚平大吏張元祐之政。豈非溫公幕府之少平耶。先生尊堯。某為誰而作賈生一篇。其有以矣乎。三山黃文仲教書。題了翁手澤。忠肅公手澤。皆為尊堯發其年月日時。一則政和二年四月初四日。一則政和二年五月十三日。申時是年公在台州。是年四月上宴蔡京內苑。是五月蔡京落致仕。赴都堂議事。王蔡翁壻之好。京卡兄弟之情。君臣之義。四明雖欲尊堯。父子之親。政和不能為舜。或曰。公卡薦也。合浦河詆之深。吁。薦有重於君臣之義耶。三山林興祖教書。書曰。作偽心勞。日拙信哉。夫作偽者既自知其非矣。又明心人非之。復思以偽掩偽。惟日作之。惟日衛之。不亦勞乎。愈偷愈彰。不亦拙乎。王介甫作日錄。是也。介甫多學而好勝者。必立異而爭。不勝必設短。而主偏。而後博卡邪黨譟之以求勝。遂推輓而入於非。既

不能明乎其非於當日乃圖賄賂其非於後世私行日記以亂國史陰誘其上移罪同列偷師已美自謂無知之者詎意合浦四明已有尊堯集十二卷矣追之索之將以滅之滅之不可一鮮一集並傳世間有如兩造而訟孰是君子孰是小人不待分別非了翁欲施此智乃介甫作偽之黨過疎無成自如此拙也每思邪黨之人官穹祿厚久於柄國既無伊周大德又無孫越大姦惟能設機布害使主嫉賢卒至身亡國瘁臭穢九泉唾罵千古亦獨何利而為此哉厥後晦庵先生見先生收拾姦黨之罪太急乃謂尊堯集只是討閹為人臣子見有不愜於其君其能然而不爭邪若謂介甫心術隱微處不曾攻得則此集亦已開出計六七矣三山黃文仲獨憑張書上陸器使書請立了翁書院額至正十九年十月吉時十世孫儒學生陳澤謹齋沐頓首百拜獻書于天使相君大人閣下竊惟學校乃國朝育材之地書院為先賢講道之所凡天下郡邑皆有之如建康鹿洞鉛山之宗又邵武之熙溪建寧之武夷建安何之不一祠之存在皆為雅吾沙陽迺了翁陳忠肅公仲素羅文簡公之鄉了翁先生道學名節而燕著其精神心術凡於著書立言誠師承百世者也宋咸淳庚午創立書院請命未下迨今百有餘年于翁先生尊堯有書嚴春秋之筆先儒謂直

可與尊王一體並行于世。賁沈有文以貽兄孫幾叟而曰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南軒張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幾叟之師於龜山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詳見中庸或問之篇班班可見文公先主曰了翁之學惟其察而精之也入竟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又曰了翁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又曰了翁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授其獨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其學道之功有不可誣矣當時學者師尊之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學則韓文公其人而當時天下指為司馬文正公劉忠定公之黨士夫相與言忠順之臣者必以三人為稱首昧者不察其旨而以道學名節為兩途歧而二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善養者道學之力名節非浩然能獨存乎學之不講良可歎也孟子特暇底據章文公某註載延平李氏之言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執其君子執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先生之言互相發明以成厥德大有功於名教今皇元科舉盛行尊尚文公之學以四書表章之普天際海人誦家傳大誰不知有了翁先生者哉獨其祠祀之未載豈非闕歟異者觀風矯使張周二侯按行沙邑下車首

訪先生之祠大書華扁表而章之中明于省府其牒文畧曰了翁先生賈
述有文以述道學之有傳尊亮有集以明君臣之大義文章德行百世可
法按諸表章理宜褒獎如蒙准官設立書院非惟先賢祀典不闕其於教
化不爲無補今天不遺斯文聖天子嘉惠南邦廣布玉音以學校爲先朝
盛典先賢圖籍書板禁治毀壞首報閣下以經畧之任巡行南土伏惟閣
下當代儒宗學博而器宏位尊而德厚祖之明刑度數之學精之以性命
道德之理操能致君澤民之術以濟明時衆可致之時出而近聖天子之
光惠也一介寒士草茅微賤敢不以聞見爲閣下言歟借也甚矣得無留
意焉一經品題輝映千古幸甚採擇焉其了翁先生之道之大明於世懸
於閣下之天也必矣行將見煥發德音炳然宸翰揮龍鳳之祥大昭日月
之華扁事光今古國所願也又敢所必也伏惟閣下洞察不備渾恐懼載
拜上經畧使第二書 至正二十年二月吉日十世孫儒學生陳澤壽沐
百拜復獻書于天使相君大人閣下天下之事時然而已矣時之未至士
君子不敢先時而有爲時之既至士君子不敢後時而不爲也且了翁豫
章二先生之書院基已久矣先生二先生者則有漁溪二程之書院同乎
二先生者則有楊龜山之書院後乎二先生者則有李延平朱文公之書

院廖桂溪真西山蔡西山及我朝魯齋大儒俱各有書院七峯蒼蒼史水
決決二先生之風之後在人心未能免者獨其祠祀之未與豈賢侯伯之
志願於是哉聖天子臨御廣布玉音嘉惠南邦以學校為先朝盛典先賢
圖籍書板禁治毀壞擢閣下以經畧之任代天行化經理南服武功文化
不宜偏廢閣下必能興起斯文為已任二先生之書院在閣下舉而行之
為何如耳曩者憲使張周二侯按行延平下車首訪二先生之書院大書
華扁表而章之即為封事天府秦風清萬里公文無由上達幸際閣下理
解申聞愚不辭奔走往諸郡守令公文到使府日久未蒙施行則愚之違
退實為狼狽敢以書再上然閣下朝奏而夕行二先生之道煥然大明於
世懸于閣下之天也決矣如其不然信夫文運之窮伏惟閣下洞察不備
岳珂程史陳了翁始末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
文肅歌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
東曰吾與丞相議名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
且曰郊恩不逮恐失汝官奈何正東再拜願得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
于都堂適與左司來彥會待于賓次來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然

嗟又謂曰此書它人得之必起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子翁退即錄所
上文廟書及日錄辨園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校書家中書
相公面諭其詳謂確所論為元祐淺見單聞之說無言天下未嘗乏財雖
有十書布亦不動確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其中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
乞教參半行實然遂出知秦州鄆道縣在兩掖救之不從上臨朝謂文廟
曰確如此報恩地耶人曰卿一向引確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
今日如何文廟愧謝初議實從韓文定為首台陸農師在政地秋之曰確
言誠過當若責之則更以此得名曹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祭謂前輩名
節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凜凜有生氣余非
角時先夫人教誨古今奏議謂足壯它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
曰確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之則喜所以
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
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專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
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
聞其說受蔽之患孰大於此確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

一讀之則所謂專私史而歷宗廟者可見矣。雖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勅。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繕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爲權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劄之速者。尤在於違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權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違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蔽。閣下欲辭其過。可乎。權比緣邊事。問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權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平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體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按。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十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違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爲得道。

從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瑾有薦進之恩。瑾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存瑾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瑾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尋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瑾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瑾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主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曾持之風。甚於去歲。爭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辱欽慈者。果在此乎。瑾前日辭鄰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瑾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畀之恩。至深至厚。瑾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下深恩而已。瑾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前書尊亮集奏。蓋與此互見。始末警誡立懦。不厭屢書也。正案是以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宋朝紀事本末。陳瑾貶逐。元符三年三月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瑾為右正言。九月甲戌。左正言陳瑾為右司諫。己卯。

